

# Globethics Repository

The logo for Globethics, featuring the word "Globethics" in white, sans-serif font centered within a solid blue rectangular background.

## Watchman Nee in the Eyes of Wang Mingdao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Ying, Fuk-Tsang
Publisher	Christian Study Centre on Chinese Religion and Culture, Chung Chi College
Rights	Christian Study Centre on Chinese Religion and Culture, Chung Chi College, Shatin, Hong Kong
Download date	2026-07-04 08:33:05
Link to Item	<a href="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70347">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70347</a>

# Watchman Nee in the Eyes of Wang Mingdao 巨人愛恨——王明道所認識的倪柝聲

YING FUK-TSANG  
邢福增

## *Abstract*

Wang Mingdao and Ni Tosheng (Watchman Nee) are famous figures in Chinese Christianit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They, together with Yang Shaotang, were depicted by Leslie T. Lyall, missionary of China Inland Mission, as “might man” of the Chinese church. Many scholarly studies have been done on Wang and Nee. Howev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has long been neglected. This paper aims to investigate their relationshi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ang, which also helps us shed a new light on some important issu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at the time.

王明道與倪柝聲都是二十世紀中國教會史上著名的人物。內地會傳教士賴恩融曾將王明道、倪柝聲及楊紹唐三人形容為「巨人」。現時針對王、倪兩人已有大量的研究，不過，兩人之間的關係卻一直為學者所忽視。本文旨在以王明道為重心，探討王、倪二人的交往及關係，從中窺探到二十世紀中國基督教史發展背後值得關注的課題。

## 一、前言

如果神許可，我希望寫一篇〈我所認識的倪柝聲〉，給許多信徒作一個當頭棒喝……——王明道

因為現在太老了，精神不夠用了，否則我一定寫一本《我所認識的倪柝聲》。——王明道

上述兩段王明道的說話，第一段是記錄在他晚年的遺稿中。<sup>1</sup> 而第二段則是張育明在其回憶錄中引述王明道對他說的一句話。<sup>2</sup> 兩段話的時間均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王明道希望撰寫的〈我所認識的倪柝聲〉最終並沒有完成，但他在好幾次談話，甚至遺稿中，均表達這個願望。這篇沒有完成的文章，隱隱帶出王明道與倪柝聲間一段不尋常的相交與關係。

王明道與倪柝聲都是二十世紀中國教會史上著名的人物。內地會傳教士賴恩融(Leslie T. Lyall)在其經典史著《中國教會三巨人》中，曾將王明道、倪柝聲及楊紹唐三人形容為「巨人」。他指出，三人「都在國家與宗教生活的壓力下，為主作見證……但其中的每一位都有其特殊性格，各自在不同的方面有所貢獻」。<sup>3</sup> 現時針對王、倪兩人，已有大量的研究，<sup>4</sup> 不過，兩人之間的關係為中心，卻一直為學者所忽視。

---

<sup>1</sup> 筆者整理了王明道晚年遺稿，參邢福增編著：《王明道的最後自白》（香港：基道，2013）。關於這批遺稿的介紹，見導論，3–40。不過，這一頁提及倪柝聲的遺稿，因種種原因，並未收入該書內。

<sup>2</sup> 張育明：《血淚年華》（台北：宇宙光，1999），365。

<sup>3</sup> 賴恩融(Leslie T. Lyall)：《中國教會三巨人》，張林湖鎂等譯（台北：橄欖，1984），87。原著為 *Three of China's Might Men*，於1973年由OMF出版。

<sup>4</sup> 關於王明道的研究，多年來已累積了不少研究成果。中外學者對王明道的研究，主要依循神學及歷史兩大方向，前者疏理其神學思想的特色，如吳利明：《基督教與中國社會變遷》（香港：基督教文藝，1981），158–163；林榮洪：《王明道與中國教會》（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1982）。Richard R. Cook, “Fundamentalism and Modern Culture in Republican China: The Popular Language of Wang Ming-

本文旨在以王明道為重心，探討王、倪二人的交往及關係。到底王明道所認識的，是一個怎樣的倪柝聲？他為何想寫倪柝聲呢？在這段看似是私人關係的表象背後，又如何從中窺探到二十世紀中國基督教史發展背後值得關注的課題？全文主要參考的資料，是王明道的日記。<sup>5</sup> 所據的來源有二，一是香港靈石出版社於 1997 年出版了《王明道日記選輯》，<sup>6</sup> 二是「王明道日記」的原稿摘錄。<sup>7</sup> 除日記以外，筆者也參考了王明道晚年的一次談話錄音<sup>8</sup> 及其遺稿。

---

dao, 1900–1991,”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Iowa, 2003), 107–114. 後者則探討其生平事蹟對中國基督教發展的影響，特別又以五十年代的情況最受關注。這包括邢福增：〈王明道與華北中華基督教團——淪陷區教會人士抵抗與合作的個案研究〉，收氏著：《衝突與融合——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論集》（台北：宇宙光，2006），103–174；梁家麟：《他們是為了信仰——北京基督徒學生會與中華基督徒佈道會》（香港：建道神學院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1），103–131；邢福增：〈革命時代的「反革命」——基督教「王明道反革命集團」案始末考〉，《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67（2010年3月）：97–147。Thomas A. Harvey, *Acquainted with Grief: Wang Mingdao's Stand for the Persecuted Church in China* (Grand Rapids: Brazos, 2002), chap. 4; Carsten T. Vala, “Failing to Contain Religion: The Emergence of a Protestant Moveme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2008), chap. 3.

至於倪柝聲方面，綜觀現有研究，明顯有詳於神學思想而略於生平的傾向，即或處理其神學時，也有流於靜態的弊端，完全無視倪氏神學思想的發展與演變，如林榮洪：《屬靈神學——倪柝聲思想的研究》（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1985）。近年，梁家麟積極投入對倪氏的研究，先後撰寫了多篇論文，對我們了解倪氏的神學，提供了更全面的角度，大大補充了林著的不足。這包括：《倪柝聲的榮辱升黜》（香港：建道神學院，2003）；《倪柝聲早年的生平與思想》（香港：巧欣，2005）。對倪氏晚年的研究，參邢福增：《反帝·愛國·屬靈人——倪柝聲與基督徒聚會處研究》（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2005）；另吳秀良：《破殼飛騰——倪柝聲的被困與蛻變》（波士頓：比遜河，2004）。

<sup>5</sup> 自 1915 年起，王明道一直有撰寫日記的習慣，直至 1955 年 8 月 5 日他被捕前，每年一冊，合共 41 冊。王氏把每天發生的重要事情記在日記，雖僅片言隻語，但對於了解他對人對事的看法，及其內心感受，仍是不可或缺的史料。整套日記在王明道被捕時給公安取去，後獲發還，但卻缺少了 1954 年一冊。

<sup>6</sup> 《選輯》按「詳今略古」（即早年選錄較少，後期較多）的原則，選取了 1920 年至 1955 年的日記，但整理出版者只佔全數的極少比例。

<sup>7</sup> 香港建道神學院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曾獲王明道兒子王天鐸先生同意，把全套日記複印。筆者於建道神學院任教期間，曾參與整理工作。期間進行關於王明道及倪柝聲研究時，曾摘錄其中內容。現蒙建道神學院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批准，引用有關日記摘錄，特此鳴謝。

<sup>8</sup> 2002 年 3 月，筆者在北京從一位教會負責同工處獲得一盒王明道的講話錄音。從

## 二、王明道、倪柝聲與《靈光報》

在探討王明道與倪柝聲的交往期，先要交代王氏與南京《靈光報》社群的交往。

《靈光報》是當時金陵女子神學院院長賈玉銘等於南京辦的教會刊物，於 1921 年創刊。在創刊的啟事中指：「本報以保全真理、增高靈德聯絡靈界同志促進靈工能力為專責」。<sup>9</sup> 其宗旨有四：

- (一) 按着正意分解新舊二約關乎人信仰之根本要道；
- (二) 為聯合（中西）信仰相同的基督徒，群策群力傳揚十字架的基督救贖罪人之道；
- (三) 集合基督徒靈工靈歷的見證、使信徒在靈性上有所取法；
- (四) 聯合多數基督徒祈禱的靈力、為靈德靈工之輔助，並為本報建立鞏固的基礎。<sup>10</sup>

除了賈氏外，尚有高師竹、李淵如、焦維真等。可以說，《靈光報》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華人屬靈派圈子中最早的，也是份量極重要的刊物，逐漸發展出以賈玉銘為中心，再擴充至其他屬靈派人士

---

談話內容得知，時間大約是王明道於 1980 年獲釋回到上海後兩年進行的（即 1982 左右）。主要是有數位信徒向王明道請教一些問題，然後由王回答。錄音長 49 分鐘，內容涉及五方面：王明道對自己講道「罵人」作風的看法；王明道論倪柝聲及聚會處的問題；王談及自己與三自運動的關係，二次被捕及釋放的情形；王對蒙頭親咀及洗腳的看法；王對尋求神的旨意的看法。參駱瑞鳳、邢福增整理、邢福增註釋：〈王明道談中國教會的人與事——1980 年代一次談話考釋〉，《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集刊》8 (2008/2009): 80–91。

<sup>9</sup> 〈啟事一〉，《靈光》1 (1921): 啟事頁。

<sup>10</sup> 〈簡章〉，《靈光》1 (1921): 1。

的群體。而本文的主角——王明道及倪柝聲，均先後與《靈光報》社群發生關係。

二十年代初期的王明道，其實是頗為自負的。他曾說：「那時似乎覺得國內信主的人當中沒有一個人比我更熱心愛主、更明白真理。」但在 1923 年，他開始訂閱南京出版的《靈光報》後，「纔知道國內還有其他熱心愛主的聖徒，以前狹窄的心胸纔開始擴大」。<sup>11</sup> 王氏所指從《靈光報》中認識的「聖徒」，應指賈玉銘、李淵如等人。

對王明道這位立志服事的年青傳道人而言，《靈光報》社群對他屬靈生命的成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能夠走出自我中心的狹窄屬靈世界，就是因着《靈光報》。而靈光社群的成員，不論是他的長輩或是年齡略長於他的（如李淵如，生於 1894，比王大六年），在當時的中國教會內已建立了一定的事奉平台，這對仍在探索自己事奉方向的王而言，無疑是個極吸引的「聖地」。

我們可見，1924 年開始，王明道一步步地踏上朝聖之旅。他首先萌生到訪南京之念，「與那裏的聖徒有一些屬靈的交通」。1925 年，王明道投稿《靈光報》，並跟《靈光報》負責的數人通信。<sup>12</sup> 5 月，王決定南下，並於 5 月 28 日抵寧，停留了十四天。期間與賈玉銘、高師竹、李淵如等有多次交談，並在金陵女子神學院演講。

值得注意的是，在王明道訪寧期間，他出席由一群屬靈派人士召集的聚會，會上賈玉銘及余慈度等先後發言，「述現代教會信仰墮落之況」，乃議決成立「篤信聖經會」。眾人推舉賈為主席，王任書記。<sup>13</sup> 查當時出席會議眾人，輩份均高於王，<sup>14</sup> 王被推為

<sup>11</sup> 王明道：《五十年來》（香港：晨星，1985），85-86。本書原於 1950 年由北京靈食季社出版社出版。

<sup>12</sup>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選輯》，1925 年 1 月 2 日。王明道：〈大喜之音〉，《五十年來》，86。

<sup>13</sup>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選輯》，1925 年 6 月 2 日。

<sup>14</sup> 與會者包括余慈度、賈玉銘、高世卓等，高世卓牧師至少比王年長三十歲，是高牧師邀請他至南京領會的。而余慈度當時已是名聞海內外的女宣教士，賈玉銘年

書記，可見他受到眾人的賞識。不過，王與眾人因信條中應否加入「三位一體」的問題，而出現頗嚴重的分歧。王按其嚴格的聖經主義(Biblicism)原則，認為三位一體並沒有足夠的聖經基礎，故不予接受。由於王氏堅持，「眾為此擾擾許久」，但又不能說服他，「致頗為難」。<sup>15</sup> 結果，信條一事暫時擱置，6月3日再議，未果。6月4日，王往見賈玉銘，賈將高世卓牧師因三位一體事件對王的批評信函轉給王，函件斥王為「信耶穌只為完人」，又表示「不敢再請領會講道」。王深感「此種誤會甚大，且大有妨於前途之工作，予於此地亦不能再留」。他乃特地往見高牧師，「述自己對耶穌信仰之實況及心志」，得其「諒解」。<sup>16</sup>

後來王在《五十年來》記述：「因為我不肯有一點敷衍模糊，一定要十分真誠的表示自己的信仰，遭遇一位老年信徒的誤會和攻擊，因此又引起其他信徒的誤會，使我的心中受了極重的打擊」。<sup>17</sup> 據陳福中指出，這位「老年信徒」就是余慈度，<sup>18</sup> 而「其他信徒」就是賈玉銘、李淵如等。而當時對王明道的攻擊，是指王是「新派的宣傳者」。<sup>19</sup> 此事後，王明道投到《靈光報》的稿悉被退回。王明道在1927年創辦《靈食季刊》，跟此事的關係，也不應完全忽視。<sup>20</sup>

---

長王明道二十歲，是中國第一位神學博士。參林秋香、章冠英：《受傷的勇士——王明道的一世紀》（台北：橄欖文化，2006），122。

<sup>15</sup>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選輯》，1925年6月2日。

<sup>16</sup> 同上，1925年6月4日。

<sup>17</sup> 王明道：《五十年來》，86。

<sup>18</sup> 余是二十世紀著名的佈道家。關於其生平及職事，參吳秀良：《余慈度——二十世紀中國教會復興的先驅》（波士頓：比遜河，2000）。

<sup>19</sup> 多年後，王明道在上海再遇余慈度，他向余盡晚輩鞠躬之禮，當時余說：「你這個傳異端的王明道，現在還傳嗎？」林秋香、章冠英：《受傷的勇士》，123。

<sup>20</sup> 陳福中：《李淵如傳》（香港：基督徒，2005），81。相信因為王反對三位一體，被余慈度抨擊為「新派」。

就在這次三位一體事件後，王明道於 6 月 5 日決定寫信給倪柝聲，「述願晤談之忱」，並跟李淵如表示「如何通告柝聲弟以希會談」。<sup>21</sup>

### 三、第一次王、倪會(1925)

#### 王與倪的神交

查王倪兩人的相交，王明道自始扮演主動的角色。王明道第一次知悉倪柝聲，是閱讀《復興報》時，讀到倪的文章。<sup>22</sup> 王十分欣賞倪的文章。1924 年 3 月 2 日他首次寄信給倪柝聲，並於 1924 至 1925 年間通信了 15 次。<sup>23</sup> 《復興報》是倪柝聲在 1923 年於福州創辦，屬不定性質的油印刊物，免費贈送給索閱者。當時倪仍在福州三一書院就讀，並開始租用福州倉前山的十二欄排舉行聚會。

由於王明道生於 1900 年，倪柝聲生於 1903 年，故王在日記中稱倪為「柝聲弟」：

今晨收到柝聲弟寄來《復興報》第 8 冊，閱伊在各區工作之況，又悉伊將赴寧助理《靈光報》，頓使予生無限之喜樂及痛苦。喜者，聲弟如何大蒙神恩，多作神工；悲者，予一己所蒙之恩極多，所負之使命極眾，而靈性日來反大退步，神工亦委蛇蹉跎，無多成就。受此刺激乃踞而禱，愈禱乃愈覺己之苦況。……聲弟蒙神召於南省，大放光芒，予亦蒙神特

<sup>21</sup>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選輯》，1925 年 6 月 5 日。

<sup>22</sup> 「我 23 歲的時候看倪柝聲寫的兩篇文章，在福州出版的」，駱瑞鳳、邢福增：〈王明道談中國教會的人與事〉，81。

<sup>23</sup> 參「王明道日記」，1924 年及 1925 年的寄信及收信表。另王明道：《王明道日記選輯》：「七時作致倪柝聲書，述於德、滄工況一長函」（1924 年 9 月 23 日）；「作致柝聲弟書，述己蒙召之始末，幼時之苦況，及今日所受之試煉一長書，共三大頁」（1924 年 11 月 27 日）。

恩召選者也。今也何如所領之銀乃全掘地而埋之，不忠不義如此，予尚何面目對召予之神。<sup>24</sup>

日記中指倪將赴寧助理《靈光報》。查 1924 年 7 月，倪因與王載等同工人的矛盾，故離開福州，到南京任《靈光報》助理，協助賈氏及李淵如等（後來李氏受倪影響，肇始了日後南京的擘餅聚會）。

其實，這時倪氏已經在基督教文壇鋒芒畢露，除《靈光報》外，先後在《真光》<sup>25</sup>、《聖經報》<sup>26</sup>、《興華報》<sup>27</sup> 等教會刊物發文。難怪王明道對倪氏具有如此深重的欣賞之情，雖然倪氏的年齡比王輕，但王卻將倪視作榜樣。

1924 年也是王明道開始從事文字工作的時候。他在《五十年來》中說：「那一年中出版的有四種：計有《一件極重要的事》、《惡世中的呼聲》、《基督徒與偶像》、《基督的十字架》……這是文字工作的開始。」<sup>28</sup> 1924 年前，王明道主要以宣講作為其服事的重點，其投身文字工作，固然與他通過《靈光報》諸人的見證感召有關，但筆者相信，這位「柝聲弟」的成就，特別是他在眾基督教刊物建立的影響，對王明道也帶來一定的推動力。

1925 年 5 月，王明道在南京跟李淵如見面，期間又談及「倪柝聲君之信仰及為人」。<sup>29</sup> 6 月 5 日，王明道因為之前堅持反對三位一體，而受到屬靈長輩的批評後，可說陷入前所未有的信仰低

<sup>24</sup>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選輯》，1924 年 10 月 9 日。

<sup>25</sup> 例如倪柝聲：〈聖經的默示〉，《真光》23.6 (1924): 23-30；〈讀郭濟川君的「我對於聖經的逐字逐句都是上帝所默示的疑問」的數句話〉，《真光》23.6 (1924): 39-52。

<sup>26</sup> 例如倪柝聲：〈四福音書〉，《聖經報》59 (1923): 65-69；〈猶大，你親嘴賣人子麼？〉，《聖經報》60 (1923): 44-67；〈當求更高的生命與工作〉，《聖經報》63 (1924): 52-55；64 (1924): 52-55；65 (1924): 41-46；67 (1924): 42-47。

<sup>27</sup> 倪柝聲：〈我對於金陵神學分裂的幾句話〉，《興華》21.22 (1924): 9-10。

<sup>28</sup> 王明道：《五十年來》，67；《王明道日記選輯》，1924 年，31。

<sup>29</sup>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選輯》，1924 年 5 月 30 日。

谷。就在此時，他決定致函倪，表達希望跟他面談的強烈意願。<sup>30</sup> 筆者相信，王明道很想在這時，跟這位年歲比他略少，卻又在靈命及事奉上均強於他的「柝聲弟」見面，期望能在倪身上尋求屬靈上的幫助。當時，王希望約倪在杭州見面。<sup>31</sup> 不過，這次見面並未成事。6月8日，他又在日記中表示了對倪柝聲的仰慕之情：

讀六月份《靈光》，柝聲弟之〈與主同死〉，王載兄之〈晨更篇〉使予發生無限之愧悔自責，伏地切求心靈之奮興而覺阻礙疊起於前，雖然父乎？予急需復興，予必仍求復興，切求復興，迄於大得復興而後已。<sup>32</sup>

與倪柝聲見面，在王明道心底，未嘗不是其謀求大復興之鑰。

#### 首度福州之會

在南京停留了十四天後，王明道接着到了嘉興、杭州，並於8月14日由嘉興往上海，預備再到福州，「去看一位通信許久未晤的弟兄」，<sup>33</sup> 這弟兄就是倪柝聲。不過，沒想到他在上海身體抱恙，於是回到杭州信徒家中休養，病癒後回到上海，繼續他新的朝聖之旅——福州。1925年8月15日，王明道從上海乘寧興輪往福州，17日在羅星塔住了四日，在福州住了一日，22日乘原輪回上海。

他在8月18日的日記中這樣寫：

東奔西走欲自人得些許之安慰及訓誨，詎知非徒無益反獲多少之失望與苦惱。予悟矣，予悟矣。屈膝於天父座前親之近之，靜聆其訓誨及安慰此為何等易行之事，丰盛之訓誨及安

<sup>30</sup> 同上，1924年6月5日。

<sup>31</sup> 同上，1924年6月6日。

<sup>32</sup> 同上，1925年6月8日。

<sup>33</sup> 王明道：《五十年來》，87-88。

慰皆自此中而來，奈何竟緣木以求魚乎？明道乎！可以返矣。<sup>34</sup>

毋庸置疑，王懷着極高的期望赴寧，沒想到卻經歷極大的考驗及失望。此時他固然醒悟到，唯有天父才能賜予安慰，但筆者相信，他同樣懷着極高的期望，希望倪柝聲也可給他安慰及訓誨。

《王明道日記選輯》記有倪王兩人 8 月 18 日首次會面的談情：

殊倦，眠起已九時，漱洗畢略禱畢晤柝聲弟，握談極歡洽，述互慕晤面之忱。後伊以所聞關予之數問題見訊，答對天堂地獄之見及人死後如何至此。伊述對陰間之見。午餐後與伊述予蒙召之略歷，後伊息，予作圖表。四時許又談道，予講富翁及拉撒路之喻，又談及數事。晚餐後閒談。<sup>35</sup>

8 月 19 日：

今日與柝聲弟談，伊勸予對種種要題再作一番詳細之探索。予反復思之頗然其言。如予有誤，則如此可變易之；如予確是，則亦當有清楚之了解。如今日之模糊不能長久如此。予深願今後求父賜予以時機以智力。返京後當用專心探索研究聖經以期了解更深。如吾主不速臨者，希不久即出今日曠曠之城，而於聖道上有清楚之知識也。

怠惰，怠惰，因怠惰而遭多少之失敗，貽多少之後悔。切求父賜予以力，使予今後能殷勤祈禱讀經，學習當學習之課程，希於聖道上求深造，更能殷勤作一切父付之工，勿使得金久埋於地，致主人歸來無以交賬天致受責也。父乎，賜予以力使予復興。<sup>36</sup>

---

<sup>34</sup>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選輯》，1925 年 8 月 18 日。

<sup>35</sup> 同上。

<sup>36</sup> 同上，1925 年 8 月 19 日。

同日下午，王隨倪及陸忠信乘小輪赴省城，期間「談及三一及永刑二題」。在福州城內，王又跟他們「談及予蒙恩受試之史」，並在印字局內「助聲弟校稿」。

8月20日，王、倪及陸三人登山。晚上參加聚會，先由倪柝聲講道，接着交王主講，由倪作閩語翻譯。8月21日，王替倪校對稿件。8月22日至24日，王、倪一同乘輪往上海，後告別。8月25日，王兩度往訪倪未遇。8月26日，王再訪倪，「略談三一永刑等題」，倪又跟王分享啟示錄，王形容倪「聲弟和平謙卑，且深能包容他人，予心愛之」。8月28日，王離開上海。<sup>37</sup> 9月14日回到北京，結束他三個多月的外訪。<sup>38</sup>

這是王、倪兩人第一次見面。從上文引述日記可見，王在福州得到倪頗親切的接待，兩人也有密切的交通。兩人似乎已覺察到彼此間，對某些問題持不同的看法。但雙方仍流露出彼此欣賞之意。值得注意的是，王倪兩人間的差異，並非由於倪在教會路線方面的獨特領受。倪在南京時間，對教會真理的見解，最初不為李淵如接受。<sup>39</sup> 但是，這種見解，事實上跟王明道卻有頗一致的共通之處。蓋王明道也是脫離倫敦會而自立，甚至王在1929年致函張亦鏡時，更自稱「後即脫離公會，故今日並不隸屬任何公會，更從未受任何公會之聘請任職其間。」「僕自身所得之恩賜與使命，斷不容僕廁身於任何公會作受人指揮支配之工作」。<sup>40</sup> 從王明道使用「公會」一詞可見，他顯然也受到倪氏的影響，在脫離公會的問題上，兩人的見解至少在表面上是一致的。

同時，王明道的福州之行，顯然倪柝聲是扮演着屬靈導師的角色。從上述兩段日記可見，兩人在8月17及18日的交談，基本

<sup>37</sup> 同上，1925年8月20至28日。

<sup>38</sup> 王明道：《五十年來》，88。

<sup>39</sup> 「雖然曾和李小姐說過教會的真理；但是，她的態度很硬，並未接受甚麼」。〈往事的述說〉，原刊《講經記錄》33（1932），今引自《有關上海教會歷史的三個參考資料》（上海：基督徒聚會處，1951），28。

<sup>40</sup> 〈王明道先生自青島來函〉，《真光》28.11（1929）：89。

上均是倪柝聲向王明道就信仰問題作詢問，以及由倪向王作教導勸勉的。

倪柝聲仍然在王明道心目中，起着極重要的作用。王在 1926 年 4 月 22 日的日記中說：「閱此期倪柝聲弟發刊之《基督徒報》，頗愧一己雖得豐富之恩賜與機會，竟一無所為。今後當如何自勉。」<sup>41</sup> 查《基督徒報》是倪柝聲在 1925 年在福州創刊的定期刊物，取代停刊的《復興報》，由位於羅星塔的福音書房出版。

不過，在八十年代，王明道在一次談話中憶及這次見面時，卻這樣說：「我就特為坐輪船到福州去，在他的地方住了四天。在他家裏面一兩天還好很親熱，以後我就發現他對我很冷淡，我不明白，為甚麼這樣子，我是滿心愛他，想跟他有交通，他對我非常冷淡，我很失望，我就回去。」<sup>42</sup> 另他在未刊遺稿中，這樣說：「1925 年八月我在福州羅星塔對岸的白牙潭住了四天，我已看出倪是一個很□□□成府很深的青年人，但我還沒有想到他能成就那麼大的事業。」<sup>43</sup> 為何王明道後來憶述這次見面時，會變得那麼負面？

#### 四、三十年代的交往

##### 第二次王、倪會：上海(1930)

據王明道八十年代憶述，他在 1926 年春天到上海再訪倪柝聲。<sup>44</sup> 查王明道上海之行於 1926 年 1 月 26 日至 2 月 8 日進行，在聖保羅堂與天安堂講道共十天。2 月 23 日再赴上海，應滬北堂邀請，自

<sup>41</sup>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選輯》，1926 年 4 月 22 日。

<sup>42</sup> 駱瑞鳳、邢福增：〈王明道談中國教會的人與事〉，82。

<sup>43</sup> 「王明道未刊遺稿」，複印手稿。□□乃未能識辨的內容。

<sup>44</sup> 駱瑞鳳、邢福增：〈王明道談中國教會的人與事〉，82。

24 日在美華書館禮拜堂講道十七天，3 月 13 日回杭州。<sup>45</sup> 據王憶述，這次見面並不愉快：

第二年〔筆者按：即 1926 年〕春天，我去了哈同路文德里去看他。他叫一個女僕，我只談幾句話，這女僕就說：「先生你請走吧，倪先生身體不好，不能多同人談話」，他也不留，這女僕說先生先走，我想她是女僕，她說先生請走吧，我只好走了，這是逐客令，以後我十三年沒見他。<sup>46</sup>

不過，1926 年的日記卻並未見到這次見面的記述。這有兩個可能，一是王沒有把這次見面記下，二是年份有誤，他倆第二次見面不是在 1926 年春。筆者認為後者的可能較大。因為他在未刊遺稿中，又稱這次見面在 1929 年 6 月。<sup>47</sup> 事實上，另一個證明王記錯了見面時間的旁證，是他提及兩人於上海哈同路文德里見面。不過，倪柝聲是在 1928 年 1 月才開始租用哈同路 240 弄文德里 30 號一幢房屋聚會，<sup>48</sup> 因此，王倪的第二次見面，肯定是在 1928 年後。

從王明道日記中，可見他倆於 1930 年、1932 年及 1933 年亦曾見面。換言之，「以後我十三年沒見他」也是不準確的。筆者相信，王憶述的第二次王倪會，是於 1930 年 3 月 3 日發生。據王的日記，當日的情形如下：

往哈同路文德里訪倪柝聲，先晤張光榮後赴柝聲弟臥室晤談，聞伊今次臥床已將一月，患失眠症且有心疾，然面貌及手則顯明甚健壯。與談同禱，餽以銀。將去，聲弟執予手訊二人中有何意見，予陳述所懷，伊則言愛主之人不能合一

<sup>45</sup> 參王明道：《五十年來》，88-89。

<sup>46</sup> 駱瑞鳳、邢福增：〈王明道談中國教會的人與事〉，82。

<sup>47</sup> 「王明道未刊遺稿」，複印手稿。他在手稿中，說這次見面面對倪說：「你如果□□□這樣幹下去，我怕你有一天會恨你自己，□了自己」。

<sup>48</sup> 陳福中：《倪柝聲傳》（香港：基督徒，2004），28。任鍾祥：《上海基督徒聚會處簡史》（上海：基督教兩會，1996），3。

為大患，除不信派及犯罪者外，眾信徒皆當合一等語。至此予心中所有懷疑盡為之釋，快甚。談半時出。<sup>49</sup>

從這段文字可見，教會合一問題是兩人是次交談的重點，見面前，王對倪在教會路線方面的立場有所疑慮。那麼，到底兩人的分歧何在？

查倪在 1925 至 1927 年的《基督徒報》中，發表了一系列關於啟示錄的註釋——《默想啟示錄》，闡述了其早期的教會觀。按梁家麟的研究，《默想啟示錄》所見倪的教會觀，是他認為現有的教會制度，夾雜了太多人為的因素，其中涉及六個錯誤：（1）宗派名稱；（2）不同的組織；（3）牧師治會制；（4）一人包辦信徒的聚會；（5）按立；（6）教會世俗化。針對上述錯謬，倪從復原主義的原則，提出地方教會，呼召信徒「離開宗派」，而不「離開教會」。<sup>50</sup> 當時，好些在浙江平陽、福鼎、江蘇北部及山東的信徒讀到倪在《基督徒報》的文章後，紛紛脫離宗派，在家開始擘餅並過教會的生活。<sup>51</sup>

此時，倪的教會路線備受更多教會人士關注。1926 年倪第二次到南京，成寄歸牧師等邀請他在那裏靜心養病（肺病）。期間，又接受賈玉銘邀請在《靈光報》工作。這時，原來反對他的李淵如，也接受倪的立場，因而一度提出辭去《靈光報》編輯職位，但並未為賈玉銘接納。<sup>52</sup> 1927 年受北伐影響，南京被革命軍佔領，靈光報社受影響停止出版。李淵如自寧赴滬（福音書房也遷至上海），並參加在 1926 年底開始的上海擘餅聚會。<sup>53</sup> 福音書房由李淵如負責編校，繼續出版《復興》、《基督徒》、《講經記錄》等不定期刊物，分送各地。1928 年 2 月，倪柝聲在文德里聚會處舉

<sup>49</sup>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選輯》，1930 年 3 月 3 日。

<sup>50</sup> 梁家麟：〈倪柝聲早期的教會觀〉，氏著：《倪柝聲早年的生平與思想》，144-186。

<sup>51</sup> 張錫康：《張錫康回憶錄——上海地方教會六十年來的回顧》（香港：光榮，2012），20。

<sup>52</sup> 陳福中：《李淵如傳》，90。

<sup>53</sup> 同上，91。

行特別查經聚會，邀請浙江溫州、平盼等地內地會、自立會及蘇北地區長老會的教牧二、三十人來滬參加。倪主講的中心信息是「神永遠的旨意」和「基督的得勝」，會期約十天。會後，這些教牧回到各地，也帶領信徒脫離原有的宗派公會，另立聚會處。同年，倪的《屬靈人》出版。<sup>54</sup> 這時，上海聚會處的人數漸漸增加，到1930年時已達百多人，其中不少是離開原有的「公會」、「宗派」轉來的。到1931年，聚會人數更多達400多人。<sup>55</sup>

王顯然對於倪的教導，特別是涉及合一方面的問題有所「懷疑」，但倪向王表白：「伊則言愛主之人不能合一是為大患，除不信派及犯罪者外，眾信徒皆當合一等語」後，王卻又「心中所有懷疑盡為之釋」。誠然，倪氏的「合一」，事實上已具有地方教會式的合一傾向，但由於王明道所知不多，故接受倪氏的解釋而釋疑。事實上，在三十年代初期，倪氏的教會路線教導雖然引起一些關注，但其與屬靈派之間，整體上仍然處於較和諧的關係。<sup>56</sup>

1932年7月，倪柝聲訪北平，兩人曾短暫見面。<sup>57</sup>

### 王、倪關係

從三十年代開始，王明道開始對「小群」脫離宗派的主張表達更多的關注。王明道日記多次提及這點，謹摘錄以下：

一時午餐，倪柝聲、王燈明二人在，餐後談話。二時半予返室息，三時半有意往赴小群擘餅聚會，但因無人同行乃止。  
(1933年4月2日)

<sup>54</sup> 任鍾祥：《上海基督徒聚會處簡史》，3-4。

<sup>55</sup> 張錫康：《張錫康回憶錄》，28。

<sup>56</sup> 例如，在三十年代初由陳崇桂主編的《佈道雜誌》，仍刊登倪的文章，如〈現在可享的福氣〉，《佈道雜誌》5.5 (1932年9月): 9-13。

<sup>57</sup>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選輯》，1932年7月24日。

四時半 Mr. Davis 來談。伊述近日學校因倪君講道，發生特別現象，訊予之意見。答之。談至五時半過始去。（1933 年 4 月 6 日）

往寶興路訪王素波女士，悉伊處亦成立小群會集，後往和平坊 79 號訪黃月棠女士談話，悉此間教會因小群之分裂頗感不安。（1934 年 3 月 5 日）

趙世光君談話約一小時之久，伊邀予往守真堂講道。允之。伊又請予寫文反對離宗派之教訓。予告以尚未得此使命。（1934 年 8 月 23 日）

二時出訪黃友敢君夫婦，與談。伊等接受倪君之特殊教訓甚深，主張脫離宗派甚力。（1934 年 8 月 27 日）

從以上幾段日記可見，王明道已沿用「小群」的稱謂來形容倪柝聲建立的教會。查「小群」的由來，據任鍾祥指，「小群」的名字，其實是倪所使用。倪根據路加福音 12 章 32 節耶穌稱呼門徒為「你們這小群」這話，把各地聚會稱為「小群聚會」，並把其詩集取名《小群》。<sup>58</sup> 另一位上海聚會處的同工張錫康則憶述，大約於 1931 年左右，當時上海《通問報》記者前往文德里教會採訪英、美、澳三國弟兄會到訪。當時的記者見會所外沒有堂名，見到教會使用的《小群詩歌》的「小群」兩字，便稱之曰「小群派」。自此，其他教會人士均沿用了「小群」的名字。<sup>59</sup> 不過，任指，倪柝聲後來認為「小群」的名稱不宜作教會之名，在內容使用「奉主名聚會」或「某地教會」，對外則稱「基督徒聚會處」。<sup>60</sup>

事實上，王明道的基督徒會堂，也有同工樂宏斌（又名樂腓力）受倪氏的主張影響而離開。樂是東北人，原參加北京基督徒會堂，由王施洗。但後來成為杭州基督徒聚會處的同工。1934 年 9 月，王在上海講道期間，得悉岳父於杭州病逝，乃轉至杭州奔喪。

<sup>58</sup> 任鍾祥：《上海基督徒聚會處簡史》，4。

<sup>59</sup> 張錫康：《張錫康回憶錄》，61。

<sup>60</sup> 任鍾祥：《上海基督徒聚會處簡史》，4。

期間，他有機會跟樂宏斌重聚獨談。樂曾跟王談及婦女講道、婦女蒙道、脫離宗派等意見。他又在言談間，表示希望「中國數位神所揀選之工人能合作」，言下之意，似乎是想促成王與倪的合作，但為王所婉拒，並申明不能合作的原因，交談中，王氏又提及「宗派之成就」。<sup>61</sup>

此外，北京基督徒聚會處的閻迦勒，原來也是在基督徒會堂受浸禮的。

1935年1月，倪柝聲的名字再被王明道關注。但這次卻涉及倪的婚姻風波。梁家麟對此事件曾作詳細探討，在此不贅。<sup>62</sup>簡言之，倪於1934年10月19日與張品蕙舉行婚禮，但張的姑母張美珍卻於1934年12月在上海著名的《申報》、《新新聞》等刊登反對倪結婚的啟事，事件對倪的聲譽構成嚴重的打擊。後來，張家亦有刊登啟事對張美珍的說法作駁斥。<sup>63</sup>由於倪在教會界的地位，故事件廣泛在教會界流傳，自然也傳至王明道耳邊。有信徒特為此事向王請教。<sup>64</sup>當王閱到張家對張美珍的反駁單張後，王認為其中「信口謾罵，極不合體統，此種行為實屬無知」。但他充分明白，「倪柝聲工作將因婚事而受大影響矣」，<sup>65</sup>言下之間，隱若流露出擔憂倪氏之情。

### 《工作的再思》出版以後

倪柝聲於1938年出版了《工作的再思》，提及傳道人如何到各地工作和建立教會，特別是「一城一教會」的教導。這是倪柝聲在教

<sup>61</sup>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選輯》，1934年9月16日。

<sup>62</sup> 梁家麟：〈倪柝聲的婚姻事件〉，《倪柝聲早年的生平與思想》，194-261。

<sup>63</sup> 李常受：《倪柝聲——今時代神聖啟示的先見》（台北：台灣福音書房，1996），97-98。另李常受：《歷史與啟示》，冊上（台北：台灣福音書房，2001），86。

<sup>64</sup> 「十時許林太太來談，為倪柝聲及張品蕙事有所請教，答之午去。」王明道：「王明道日記」，1935年1月9日。

<sup>65</sup>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選輯》，1935年1月10日。

會觀方面的重要著作，闡述其對教會路線的立場，<sup>66</sup> 據陳終道指出，《工作的再思》有三個主要的內容：（一）宗派是一種罪惡，是墮落的組織；（二）教會是按地方而設立的；（三）現在的教會已經離開了聖經的原則，要回到使徒時代，在沒有宗派的地方教會事奉。倪的追隨者所宣傳的，就是這種教會論。受其影響，不少信徒離開原來的教會和宗派。<sup>67</sup>

受地方教會的影響，三十年代北京也成立了基督徒聚會處。王明道的基督徒會堂也受到波及。除了上文提及樂腓力脫離會堂外，王在日記中，又記述一位同工楊潤民（負責天橋佈道所）讀了倪的著作（《聚會的生活》及《敞開的門》）後，萌生離開會堂的念頭：

潤民來，與談。伊述有意赴外交部街聚會中工作，但殊不捨天橋之工。細談始知因讀《聚會生活》及《敞開的門》，恐在不合法之教會中作工；將來見主反受責罰。與之談，為解惑。<sup>68</sup>

可見，地方教會運動，不僅衝擊了所謂的「公會」、「宗派」，甚至不少屬靈派背景的教會，也受牽連，連王明道主持的基督徒會堂也無法倖免。到四十年代，王明道對倪的教會路線，產生愈來愈大的不滿。

---

<sup>66</sup> 林榮洪指，這是「安提阿的路」，有別於四十年代後期的「耶路撒冷的路」。氏著：《屬靈神學——倪柝聲思想的研究》（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1985），229–257。

<sup>67</sup> 陳終道：《我的舅父倪柝聲》（香港：宣道書局，1970），26–27。

<sup>68</sup>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選輯》，1938年3月2日。

## 五、四十年代的矛盾

### 拆人的教會

王明道在八十年代一次談話中，曾提及他在 1939 年跟倪另一次會面的詳情：

到了 1939 年我已聽見他許多的事情，特別是他在各處專拆人的教會，把人拉到他們的團體當中來。我就去看他，我一見面就說：「十幾年不見了，你近來怎麼樣了？」他看出我的來意是要責備他，我就提出一些跟隨他所作的事情，我問他，他不生氣，他也不辯駁，帶着笑容，□我一個耳朵，說你說吧我聽。我後來急了，我說：「你這門徒作的事你知道不知道」。他實在沒辦法就說這一句話，他說：「我沒有叫他們這樣做」。我說：「還要你叫他這樣作，您講的這種道理就是要他們這樣作」。我還繼續的問他許多事情，他一言不發。待會那個女的來告訴他說：「先生，飯好了」，人家要食飯，當然我就告退了，拿着帽子說：「我走了」。他說了那一句話，我看他那句話是假話，因為這一個多鐘頭他就很不耐煩，希望你快走。他說：「你在這裏吃吧」，「好極，我就這裏吃吧」。這就食飯。吃飯時我還跟他說，吃飯後我們還說，等到吃完飯這已不是談話，是審判他的態度了。我覺得他有罪，他比我少兩歲，我比他大，所以我更有資格責備他。他還是不說話，也不辯駁，□過耳朵聽，真有涵養。最後，我們談話總在兩個半到三個鐘頭之久，他始終是一言不發，我看他這人病入膏肓，不可救藥了。我就告退出來了，那是我第三次見他，我一輩子就見他這三次面。

關於這次王倪會的詳情，筆者翻查王在 1939 年的行蹤，可見 1939 年他確有一次上海之行。王明道應香港浸信會邀請到香港領會，6 月 15 日抵滬，20 日乘法國郵船阿島斯號往香港，22 日抵港。7 月

30日離港，乘柯立芝號輪船北上，8月1日抵滬，3日離滬。10月16日再抵滬，17日至24日在全滬各教會培靈會講道八天，接着在中華神學院與上海聖經學校講道，12月9日離滬返京。<sup>69</sup>但是筆者從王明道日記有關其在滬的日期中，卻未有發現關於他與倪見面的記載。這有兩個可能，一是王沒有把這次見面記下，二是年份有誤，他倆並不是在1939年見面。關於此點，仍有待進一步的考證。

雖然這次王倪會的日期仍待查考，但就其內容而言，可見王明道對倪已有強烈的不滿。他指「你這門徒作的事」，相信是涉及聚會處信徒被指向其他教會「偷羊」的指控。而王去見倪，亦是針對「他在各處專拆人的教會，把人拉到他們的團體當中來」的問題。這亦是當時不少宗派及教會對地方教會路線的批評。

#### 倪派之毒

毋庸置疑，踏入四十年代，王明道對倪的教會路線愈益不滿。這可從他在日記中的記述可見，大致可分為（一）對聚會處路線的批評；（二）與受聚會處路線影響的信徒的接觸；及（三）基督徒同工問題（**粗體**為筆者所加）：

##### （一）對聚會處路線的批評

郭步約來談，坐無多言者，半時後伊訊予對倪君之意見，答以 <b>倪君是已非人之教訓</b> ，予所不能贊同，且略述予之所聞見。	1941年3月19日
李君對倪柝聲之工作多有 <b>惡評</b> 。	1941年4月17日
十時會午畢返，此間教會職員公宴，後與臧安堂談話，聞悉倪派工人在此處種種事蹟，不勝惋惜。	1941年5月13日

<sup>69</sup> 王明道：《五十年來》，113-114。

會將畢時朱湘左報告一趙君自黃縣來在馬大人胡同講道，予略述黃縣倪系數人拆毀浸信會工作事	1941年7月6日
後談及倪柝聲工作。談及愛之重要及予與伊以前之關係，並數次受伊誤會，但思及主愛輒不敢離棄。伊又向予進勸言謂予行動有類官僚，規避責任，使用手腕，予答覆之，時已六時十五分，乃邁返。……返，淵如、高張席之、王錢如松、陳善理談晚餐用一杯事，繼講 <b>倪派之偏見</b> ……	1941年11月4日
予讀《聚會的生活》中數段，闡解倪柝聲之 <b>教訓</b> 。	1941年12月3日 <sup>70</sup>
田品芳老先生來，談及在滿聚會處所遭遇之 <b>大失敗</b> ，相與惋惜者久久。	1942年8月1日 <sup>71</sup>
宏斌來言 <b>滬上聚會處工作完全破產</b> ，倪柝聲已為眾共棄，李淵如焚所講道稿，離申赴蘇。予聆此消息之下殊為驚懼，驚者不意事至於此，懼者恐已不慎亦能失敗墮落至此也。	1943年1月14日
十時許訪宏斌談鏡懷事，並新京聚會處事，後談及倪柝聲事，伊以數信示予，且談數年前 <b>倪君用詐術事</b> ，聞之令人咋舌，此人似自始即以詐待人，識人真不易哉！	1943年1月20日
後與伊及妻並荷妹談及 <b>倪柝聲之不誠</b> 與伊等今日工作之經濟事	1943年4月5日
勸人勿忽平凡之真理，及訓誨勸人用工讀經，末後勸人勿聽離間之言，蓋對馬大人胡同聚會處一班人用 <b>卑鄙之方法</b> 誘人而致警告告聖徒也。	1943年5月9日 <sup>72</sup>
予告以 <b>倪訓有毒</b>	1943年6月23日
往見之伊承認去歲憑意氣批評 <b>倪柝聲之失</b> ，並訊予對寬街工作意見	1944年1月20日

<sup>70</sup> 王明道：《王明道日記選輯》，1941年12月3日。

<sup>71</sup> 同上，1942年8月1日。

<sup>72</sup> 同上，1943年5月9日。

自子華聞紹唐兄曾言，惟聚會處之信仰與伊最近，但伊不能加入該團體，且言伊等 <b>是己非人之態度</b> 不能贊同……	1944年6月6日 <sup>73</sup>
返九時紹唐兄來，自九時十五分談至十一時四十五分，談即關於倪柝聲並伊之教訓及工作並團體。予謂 <b>倪柝聲為一不誠實之人</b> ，伊之教訓恐有作用。紹唐兄對此亦有所疑，且在他處所見聞亦有若干不良印象。	1944年6月16日
十時四十分紹唐兄即來談，午餐後又談，主要點仍係談聚會處之教訓及行動……紹唐兄述濟南聚會處數人邀伊吃飯，謂伊在公會中講道為「為浪子送飯」，有損無益，並談及予作工多年何以至今仍未見真理。	1944年7月13日
紹唐兄在此餐，後談話，話及對倪派各方面之事，迄於十一時十分。予二人對倪派懷疑之點有相同者凡數事：（一）伊等遮掩伊等領袖之短處及罪惡；（二）對伊對之象好漸劣；（三）教訓及道理高深而生活卑鄙。紹唐兄謂青島之倪派信徒竟謂世界之財富盡在撒但手中，信徒當竭力奪取，俾資享受云云。	1944年8月23日
今日談及蒙召與傳道問題， <b>倪柝聲與離宗派者之是非</b> 等。	1944年9月2日
弘道來談及倪派之 <b>教訓</b> ，謂當詳細查考，如其是也則當取法之，如其非也則當反對之。	1944年10月13日
克忱謂寬街教會批評攻擊此處教會為其失敗處。但予等當閉口，不言彼等之非，始為高出彼等之處。予言不可攻擊個人之行為， <b>但其錯誤之教訓及方法則不可不反對之</b> 。	1944年11月4日 <sup>74</sup>
伯蘆來談，在此午餐後談及 <b>倪派之毒醇</b> 。	1944年11月20日
予與玉書談及 <b>倪派之錯誤</b> 。	1945年3月5日
十時伯蘆來談及 <b>倪派之錯誤</b> ，伊近已不赴該派之聚會矣。予謂該派最危險之點為排斥其他教會而認自己為獨一之教會，並凡事對外嚴守秘密，近又講無個人之自由一訓。	1945年3月6日

<sup>73</sup> 同上，1944年6月6日。

<sup>74</sup> 同上，1944年11月4日。

平治心來長談，談及 <b>倪柝聲之失敗</b> ，伊又謂今日國內有些工人已跌倒，工人極為缺乏，今日予之工作將大大開展。予亦以為然，	1946年3月27日
在內地會講道，堂中擁擠甚，講道迄十二時許，畢晤陳崇桂夫婦，略談後與沈嗣莊夫婦同至上清寺一中西餐館午餐談話。悉沈君出歧途而信主經過，並伊因仰望人——倪柝聲——所受之打擊，益知 <b>倪君之可怖</b> 。	1946年5月19日
午餐後與錫煥談及 <b>倪柝聲與伊所創教會之危險處</b> 。	1947年9月17日

### (二) 與受聚會處路線影響的信徒的接觸

餐畢與翠璽談一時許，伊思想仍受 <b>倪柝聲教訓之影響殊深</b> ，代矯正之。	1941年3月17日
王雲生與樂宏斌談，陳家寶亦來，王雲生訊何以馬大人胡同之信徒不肯赴他處聚會，予讀《聚會的生活》中數段，闡解倪柝聲 <b>錯誤之教訓</b> ，十時十五分三人辭去。	1941年12月3日 <sup>75</sup>
早餐宣道來，謂已加入寬街，不願復出而去。	1944年10月8日 <sup>76</sup>
王宣道來言，決定加入寬街聚會。	1944年10月11日 <sup>77</sup>

### (三) 基督徒同工

潤民弟來談話。予告以因伊曾與寬街聚會處接洽加入該處，為各方著想，須令伊暫時停止工作。	1944年8月5日 <sup>78</sup>
九時許至海濱娘娘廟西岔四號樂腓力處，談凡二時之久，再告以聚會處之缺點。	1944年8月18日

<sup>75</sup> 同上，1941年12月3日。

<sup>76</sup> 同上，1944年10月8日。

<sup>77</sup> 同上，1944年10月11日。

<sup>78</sup> 同上，1944年8月5日。

從上述引文可見，四十年代以後，王明道不論對倪柝聲本人，以至其教會路線，均有相當的保留。他以「倪派」來概括，又作出「失敗」、「危險」、「錯誤」、「可怖」、「惡評」、「教訓」、「毒醇」、「有毒」、「缺點」、「不誠」、「不誠實」等負面評價，王倪關係之惡劣，可見一斑。關於倪的個人問題，主要涉及倪在 1942 年因生化藥廠事件引發的停職風波。<sup>79</sup>

會堂？聚會處？

1949 年，王明道在憶述基督徒會堂的成立時，提及了倪柝聲對會堂名稱的批評及王的反駁：

1933 年春，王明道借用隆福寺社交會堂房子聚會。1933 年 4 月改為租用前炒麵胡同甲二十三號房子，大約可容 200 人左右。由於教會發展需要，王明道開始構想建堂。1934 年開始為建堂獻金，1936 年春決定購買史家胡同四十二號。當時他也計劃向政府立案，想到教會應有正式的名稱，經多日考慮禱告，他選用了「基督徒會堂」(The Christian Tabernacle)。他在《五十年來》中指，曾有一本書認為「會堂」是猶太人聚會地方，基督徒聚會地方不應用「會堂」，否則被人誤會跟猶太教發生關係。他說：「那本書的著者是主張用『基督徒聚會處』的」。<sup>80</sup> 王明道所指的「著者」，就是倪柝聲，倪在四十年代出版《教會的正統》一書中說：

主在這裏說一句頂重的話：「其實他們不是猶太人，乃是撒但一會的人。」這個「會」字，不是教會，在希臘文乃是 Synagoge，中文應把它譯作「會堂」。這個字是特別和猶太教發生關係的，好像「廟」字和佛教發生關係，「觀」字和道教發生關係，「寺」字和回教發生關係一樣。有一個弟兄

<sup>79</sup> 生化藥廠的風波，可參李常受：《歷史與啟示》，上：110-120。另李常受：《倪柝聲——今時代神聖啟示的先見》，98-99。

<sup>80</sup> 王明道：《五十年來》，131。

說，我們不應該把聚會的地方稱為教會聚會所，應當改為基督徒會堂。如果這樣，有一個猶太人走過這地方，他就要起很大的誤會，因為「會堂」是猶太教專有的名詞。你怎麼能說有基督徒會堂，而不把猶太教帶進來呢？主說，這是撒但一會堂的人。主在這裏所說的猶太人，乃是指着在基督教裏的猶太人說的，因為他們把「會堂」都帶進來了。願意神施恩給我們，我們必須完全脫離猶太教的東西。<sup>81</sup>

王對倪的批評作出回應，他認為會堂：

乃是一個極易明瞭的中國名詞，尤其沒有說這個名詞是只有猶太人可以專用的。怎麼基督徒就不可用呢？如果說用「會堂」便是與猶太教發生關係，那麼中國軍政機關裏有些部門常用「處」字，稱「基督徒聚會處」難道不怕和軍政機關發生關係麼？何況我們並不是單稱「會堂」，乃是稱「基督徒會堂」呢？

得指出，「會堂」與「聚會處」表面上是名稱的問題，但實際上，從倪的角度，這是真理的問題，是教會路線的問題。倪後來在 1951 年對此作了更進一步的闡析：他把教會的「合一」分為四條路：（一）羅馬教的合一；（二）「屬靈」的合一、（三）教會在地方上的合一；（四）堂會主義的合一。顯然，倪的教會道路，是「地方上的合一」，他認為這才是完全符合聖經的教導。相對而言，王明道在他眼中，只是「屬靈的合一」或是「堂會主義的合一」。倪指出，「『屬靈』的交通不是真的屬靈的交通」，因為這仍「保存宗派的交通」。「我們不能一面承認宗派是不對，一面又維護宗派」。<sup>82</sup> 此外，倪又認同聖經中的教會「都是一個一個教會自己管理自己」，但這種「堂會主義」的教會，卻沒有將「地方」兩字讀出來。「在一個地方可以有若干的堂，每一個堂在牠自

<sup>81</sup> 倪柝聲：《教會的正統》（台北：台灣福音書房，1955），23-24。

<sup>82</sup> 倪柝聲：〈教會的合一〉，《敞開的門》24（1951年4月15日），《倪柝聲文集》，輯2冊10（台北：台灣福音書房，1992），96-97。

己裏面是合一的，而彼此之間都是獨立的」，這完全違反了「一個地方，一個教會」的聖經真理。<sup>83</sup> 質言之，王明道的基督徒會堂，只不過是「屬靈」的、「堂會主義」的合一，唯有基督徒聚會處（地方教會），才是真正符合聖經真理的合一。

## 六、小結

大約在 1982 年間，有信徒問王明道關於如何評價倪柝聲的問題，是否論斷人等。當時王的回答是：

比方有個騙子，騙了幾個人，我們是不是應該宣佈他是騙子？應當宣佈，說明某某人叫甚麼，他怎樣騙人，好叫別的人別再受他的欺騙。如果騙子，中國人一句說話是隱惡揚善，這句話有對的地方，也有不對的地方。如果一個人偶然犯罪，我們不必替他張揚，希望他悔改，如果一個人萬惡不□，總是犯罪，總是害人，我們就宣佈他的罪惡，宣佈他名字。神若許可，也許有一天我會就倪柝聲提一件他的事情。<sup>84</sup>

王明道晚年的憶述，均對倪作出負面的評價。本文嘗試將時間撥回，整理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間王明道與倪柝聲的關係及其演變。可以總結如下：

其一、王、倪的關係，主要是從王明道的角度看，即「王明道所認識的倪柝聲」。由於資料限制關係，暫時未見到倪氏留下任何關於對王明道的評價，或就王氏的批評所作的回應，故無法站在倪的角度來檢視二人的關係，王對倪的批評，也無法站在倪的立場來回應。

<sup>83</sup> 倪柝聲：〈教會的合一〉，127-130。

<sup>84</sup> 駱瑞鳳、邢福增：〈王明道談中國教會的人與事〉，81。

其二、從二十至四十年代間，王對倪的認識，基本上是從欣賞、以倪作榜樣，再逐步演變成對倪及其教會路線的負面評價。其中主要的關鍵，正是倪的教會觀（路線）及其實踐，愈益引起了王的疑慮及不安。同時，四十年代初王得悉倪氏若干個人問題，相信也有影響。

其三、其實，進入五十年代，直至王明道在 1955 年被捕前，<sup>85</sup> 王對倪在新中國成立後的取態，及其引領聚會處的應變策略，也有強烈的不滿及批評。關於這方面，筆者曾作詳細探討，故在此不贅。<sup>86</sup>

其四、正如前述，王明道在八十年代的訪談及遺稿中，也複述了兩人幾次重要會談的內容。不過，對比當時王的日記，可見他在八十年代的表述，明顯跟原有日記呈現的情況不同，顯然是將他後來（五十年代及八十年代）對倪的新認識，重新讀入二十及三十年代的關係之中。這是我們在閱讀八十年代王對倪的評價時要注意的。

綜觀王明道一生，極少針對個別中國教會人士撰文褒貶月旦，除了倪柝聲外，就是宋尚節。宋在 1944 年離世後，王特別寫了〈宋尚節先生去世了〉，刊於《靈食季刊》，文中提及了宋的長處及缺點。<sup>87</sup> 王不諱言，最初對宋有很大的「反感」，「有一些不好的印象」，但後來，對宋的認識深了，便完全改觀。不過，他仍指出，宋的缺點是「太任性」、「拙於處世」。不過，整體而言，王仍極欣賞宋尚節：

他卻有一些最大的長處，其中的第一樣是他誠實正直，毫無虛偽。他不會同人鉤心鬥角，他尤其不會作偽欺人。他心裏怎樣看，口裏就怎樣說。他裏面有甚麼，外面就發出甚麼來。他決不敷衍人，也不瞻循情面。他傷人就在這裏，他得人也在這裏。我最愛重他的大原因也是在這裏。……其他為

<sup>85</sup> 邢福增：〈革命時代的「反革命」〉，97-147。

<sup>86</sup> 邢福增：《反帝·愛國·屬靈人》。

<sup>87</sup> 王明道：〈宋尚節先生去世了〉，《靈食季刊》71 (1944 年 9 月): 19-26。

神作工的人當中有的短處比他的短處嚴重幾倍幾十倍，但別人卻看不見；因為那些人會掩飾，會遮蓋。他卻是有甚麼就顯露出來。許多人為這個批評他，我卻為這個愛他。我不是愛他的短處，我所愛的乃是他的真誠，當然那些短處是不好的，也是應當改正的……

宋先生還有一樣最大的長處，便是他的勇敢。他具有古代先知們的勇敢。他是一個向罪惡進攻的勇士。他毫不畏懼的責備社會中的罪惡和教會中的罪惡。他毫不顧慮到別人的攻擊和反對……<sup>88</sup>

王對宋的愛與恨，反映出他褒貶月旦的標準所在——誠實、正直、勇敢。這固然是基督徒人格的根基，但也不失中國傳統的精粹。王在遺稿中便以「孔子的忠實弟子」自居，又說：「孔門四科中的德行居首，言語次之，政事又次之，文學則列在最後」。<sup>89</sup> 可見，「德」在基督徒的生命中，仍是極重要的綱目，兼具信仰與倫理的含義。其實，這未嘗不是王對自身的寫照及要求，也有助我們了解他評價倪柝聲背後的尺度。倪與宋一樣，雖然同樣「不顧慮到別人的攻擊反對」，但王對倪的印象，卻由極佳步向惡劣。其中固然涉及教會路線的分歧，但也難掩王明道心底那份揮不去的儒家君子情懷。

---

<sup>88</sup> 同上，22-24。

<sup>89</sup> 王明道：《王明道的最後自白》，150、220。